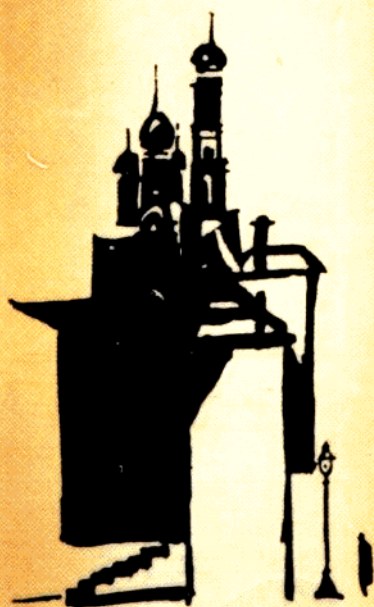


旅途快乐丛书

圣地亚哥恶梦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 一 章

一辆无牌照的灰色布雷克 404 小旅行车从南边的米盖尔·克拉罗林荫大道上风驰电掣而上。车前大灯照亮了晨雾中空无一人的路面。早上将近 5 点时分，解除宵禁不过几分钟。谨慎的 D 城居民都是在 5 点半以后才上街；免得到“里脱盖”去受教育，那是军政府建的集中营。在城郊，警察和 D.I.N.A.^① 警察们——相当于盖世太保——可不是闹着玩的。从凌晨 1 点到 5 点，D 城是个死了的城市。

到了克莱蒙·法不利斯大街十字路口处，旅行车闪了一下前大灯，过后放慢车速，紧贴着人行便道停了下来。对面就是铁栅栏围着的意大利使馆的花园，这是碧尔宝富人区最漂亮的花园府邸之一。立刻，一个穿着橄榄色制服、耸肩缩颈好像冻僵了似的警察，端着自动步枪，枪口对着“404”，走了过来。其他警察，沿着大使馆的四周，每间隔 100 米一个，也都惊恐地、烦躁不安起来。一只被牵着的狼狗吠了一声。意大利使馆，像 D 城所有的其他外交领地一样，被警察昼夜包围着，任何人想跃过铁栅栏一步，就要冒即刻被击毙的危

①智利国家情报局的缩写字母。

——译注。

险。每个使馆里面都已经拥挤着几十个逃出N.里德将军军政府残暴镇压的政治避难者，他们都巴望着能拿到一张安全通行证而后从这个国家出走。有的人滞留在使馆里已经一年多了……在最初的混乱日子过了之后，D.I.N.A.警察就把所有使馆铁桶般地围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人能跑进使馆避难了。更有甚者，警察们还侵犯了哥伦比亚大使馆，把藏在那里的逃亡者全抓了出来……这件事激起了强烈的国际公愤，以致于他们再也没敢重蹈覆辙，可惜，他们并没有后悔到把抓起来的人再放了的地步。

刚刚停在意大利使馆对面的“404”轿车的车门打开了，从里面冒出了一个步履蹒跚的奇特身影。

是个男人，短粗，矮子，几近侏儒，一顶怪怪的白色礼帽深深地遮住了前额，身着深色便服，紧梆梆的，像肠衣裹着的香肠，一双充满血丝的小眼睛傲慢地紧盯着自动步枪的枪管，他打了个酒嗝儿，伸出一只手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卡片，递到警察眼前。即刻，那警察压低枪口，微微一笑，隐约透出一丝讨好：

“您好，先生。”他用西班牙语说。

“404”轿车的马达始终没有熄火。此时，这是划破清晨寂静的唯一声音了。

戴白礼帽的男人把卡片放回了衣袋，又打了个嗝，一步三摇地走近铁栅栏。警察把头转

了过去。这家伙，在 20 米开外就能叫人闻到他满嘴的酒精臭。对准矗立在花园正中的一座灰色建筑物，白礼帽男人狠狠地啐了一口，嘟哝出一句脏话。然后，他回到“404”车旁，打开后车门，招呼着开车的人。司机立刻下了车，来到他身边。警察一直立在便道上，听到司机以尊敬的声调说了两句责备的话，招来一顿臭骂。白礼帽男人已俯身车内，由司机帮着，从车中拽出一只放在车厢地板上的栗色麻布口袋。布袋一落地，白礼帽男人下流地一笑，扭过脑袋醉声醉气地叫那个警察过来。那个警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从形状上看，显而易见，布袋里装的是个人。

警察木头人似地走了过来：

“先生？”他声音都发颤，尽量避免再看布袋。

“少废话！帮把手。”白礼帽男人吼了一句。

他抓住布袋的一头，作了个样子。3 个人把满是深暗色污迹的布袋拖到栅栏旁边。正在此时，大使馆底层的一扇窗户内亮了灯。

*

*

意大利使馆里餐厅的窗帘背后，站着一位留着胡子的青年，他一直紧张地观察着“404”玩弄的花招。屋子里的所有家具都被推到了墙根下，以便腾出地方放那 20 几个临时编制的草垫。气味呕人。难民们一个挨一个在这儿过

了好几个月。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房间。C.T.党被安置在大客厅，M.I.R.党^①占据了餐厅，M.A.P.U.党只好进了地下室……每天夜里都指定一个人放哨，以防D.I.N.A.警察的突然袭击，警察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宵禁期间进行的，这样，就找不着证人了。

留胡子青年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404”。他越来越焦躁不安。D.I.N.A.警察差不多都是使用无牌照的“404”小旅行车。他们想要干什么？他离开窗户，小心地跃过地下躺着的人，一直钻到一个在被子里蜷缩成一团儿的人身边，那人正睡在一条标语下面，标语上写道：“请勿随地扔垃圾，清洁是革命的！”

他轻轻地摇了摇那人，怕弄醒其他人。

“卡洛斯！”

熟睡的人刹那间就醒了，站起身来，尽管满眼睡意惺松，但已经严阵以待。他脸庞消瘦，却仍很英俊：倔强的下巴；一头黑发向后梳着，两片嘴唇极富性感。唯那张嘴，宽大而端正清秀，使那张没刮过的脸温和多了。

“怎么啦……”

“他们在外面！”留胡子青年咬着耳朵说。

卡洛斯一下蹿到窗口，心脏在胸中狂跳着。D.I.N.A.警察把他脑袋的价格已经开到4300美元，这在一个被375%的通货膨胀率糟

^①智利一极左派政党。——译注

踏得不成样子的国家，可是一笔大数目呀。

他看到了轿车、布袋，还没马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叫醒所有的人。”他朝胡子青年厉声说。

重要的是，总不能像绵羊一样任人宰杀。

胡子青年开始去叫其他睡觉的人。而那个叫卡洛斯的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这奇怪的伎俩。突然，他恍然大悟，一股仇恨和憎恶的浪潮吞噬了他。在他身后，站着其他难民，惊慌失措，焦虑地相互询问着。卡洛斯忘记了所有的谨慎，他猛地打开窗户，身子探到窗外。

*

*

“使劲呀”白礼帽男人用西班牙语熊一样嚎叫了两声。

他醉得够呛，把布袋拖到铁栅栏底下，又顺着铁棍立起来，这会儿功夫里，他就脱了两次手。警察和司机一声不吭地做着帮手。布袋被托了起来，接着又被推到铁栅栏顶部，两头在上面晃了片刻。之后，白礼帽男人笨拙地一跳，把布袋推翻到使馆的花园里去。他落地时打了一滑，白礼帽滚到了便道上。

司机连忙把礼帽拾了起来。礼帽的主人连上面的灰都没掸，骂咧咧地又扣到头上。

一声呐喊从使馆中冒了出来：

“杀人犯！”

是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相当响亮。白礼帽男人攥紧拳头，转过身去，后面跟着司机。

他们重新上了没熄火的“404”，在空旷的马路上掉了个头，朝南驶去。那个警察用舌尖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双唇，瞥了一眼使馆。黑洞洞的窗户一个接一个地亮了。一阵喧哗，这回是十几个声音从窗口涌了出来，像冰涛冲得他浑身冰凉：

“杀人犯！杀人犯！”

*

*

卡洛斯的声音打破了这不正常的宁静，惊醒了隔壁睡觉的人。

他看着那两个人匆匆上了“404”，汽车轰地一下开了起来，仇恨的呐喊声一直追着那辆车，直到它无影无踪。不断增强的嘈杂声充斥着使馆。卡洛斯离开窗口，急步穿过大厅，撞翻了所有当做饭盒用的铁罐头盒，直奔前厅。胡子青年抓住他的胳膊：

“卡洛斯！太危险了，别去那儿！他们会向你开枪的……”

D.I.N.A.警察可能真不知道——卡洛斯·热拉尼奥这个极左的 M.I.R. 党的头目之一化名藏在意大利使馆。

4个使馆雇员已经跑过草坪。他们拉起布袋，朝着房子这边抬了过来，这时，房子里所有的人都醒了。

太阳一下跳了出来，撕开了晨雾，沐浴着草坪，这时已是南半球夏季的尾声，但3月份仍然热气袭人。这些自愿把自己“囚禁”在这儿

的人们默默地集中到使馆的台阶上，目视着抬着布袋走过来的几个雇员。

他们把布袋轻轻地放在前厅细木镶嵌的地板上。布袋用一节粗绳子扎着。抬袋子的几个人直起腰来，躲避着“隐士”们的目光。

“打开袋子！”一个人喊。

没有人动一动。

片刻，胡子青年分开众人，手持一把小刀，蹲下身去。他割断绳子，拉开布袋的口。卡洛斯·热拉尼奥也跟了上来。

露出了一只脚。一只白玉般女人的脚。一阵惊恐的窃窃议论在大厅里嗡嗡作响。卡洛斯·热拉尼奥面无血色，抽出另一只脚。接着，一位戴眼镜的老者抓住口袋的另一端，轻轻拽着，露出整个身体。又是一阵嗡嗡声，使站在前排的人瑟瑟发抖。一位妇女失声痛哭。拽口袋的老者机械地揉弄着搭在胳膊上的宽厚的麻布袋，泪流满面，只字难吐。倒不是由于廉耻心，而是由于惊恐万状使他目光强行从那赤裸的尸体上移开。

卡洛斯·热拉尼奥眼眶干枯，瞳孔张大，跪到尸体旁边，把一只手放到那光滑的肩上，几乎是微微一触。那肉体还温着呢。

他低下眼睛，强打精神凝视着这可怖的一幕。白嫩的皮肤上像大理石的纹理一样全是青紫色的伤痕。这是鞭打的。还夹杂着用雪茄烟烫得发黑的溃烂伤口。右边的乳房上，星罗棋

布，全是这种伤。脸再不是脸了，像个血葫芦，被打烂了，变了形，肿得高高的，认不出是谁。门齿被 D.I.N.A. 刽子手们拔得一千二净，嘴塌了下去，像个丑陋的老太婆。

卡洛斯·热拉尼奥轻轻地伸出一只乎，掰开死者撕烂的下唇，看见了一只束缚 3 颗下牙的金质齿桥。

他蓦然感到一只无形巨手紧紧抓住他的前胸，以致他就要狂吼出来。他万分惊讶自己竟能如此镇静，没有战栗，没有眼泪。他再也听不见身后恐怖的惊呼声。目光再向下，落到那块用细绳挂在死者颈的硬纸牌上。上面用自来水笔写着：

“M.I.R. 党的女叛徒，由爱国者执行。”

他的嘴不由自主地一咧，面部轮廓都凝固住了，他竭力封住自己的思索，以便不去想当他们用钳子拔她的牙时，用香烟烫她那鲜嫩细质的乳房时，用枪托捣碎她的面孔时……麦嘉莉所受的熬煎。

马尼埃尔·舒尼奥上校，绰号“洛杉矶屠夫”，这源于过去他在这个智利南部城市所犯的暴行。现在，他在 D 城负责追捕“叛军”。他总是使用一种奇特的审讯方法：用老鼠折磨女嫌疑犯，直到她开口说话，或折磨致疯。

有人向后拉起卡洛斯·热拉尼奥，他也没抗挣，他触到委内瑞拉大使那惶恐的目光，大使裹着一件睡袍，不知所措。有人给殉难的尸

体盖上了一床被子。但这幅可憎可怖的画面都牢牢地刻入人们的眼中。

卡洛斯走出前厅，后面跟着胡子青年。他走到客厅的窗下停住，盯着花园和院外便道上的警察。一股冲天怒火烧遍他全身。

“你知道他们抓住了她？”伙伴轻轻地问道。

卡洛斯·热拉尼奥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麦嘉莉落入 D.I.N.A.魔掌已经两星期了。她是唯一知道他藏在哪儿的几个人之一。他曾经以违反一切逻辑推理的方式希望过，他想过麦嘉莉年轻，貌美，沉着冷静，他们打她肯定也强奸她，可就是没想到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丑行……

他低估了对手要再找到他的渴望。他们逼她说。然后，她死了，或是被他们结果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转世”了。几星期来，军政府也开始略微顾及起自己的体面来了，因为在 D 城的一切空地上，也能找到一些被施过酷刑的尸体，M.I.R.党说是他们干的……

唯有一事叫卡洛斯·热拉尼奥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尸体扔到他躲的地方？莫非是向他挑战……

眼下，他明白，为了逮住他，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他朝胡子青年转过身说：

“他们会来的。”说话声压得很低。

大使往自己肚子前挂了支自动步枪，这并没使他成为英雄。他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外交抗议。这也并不能使卡洛斯·热拉尼奥免去酷刑或死刑。D.I.N.A.警察的宗旨就是要无情地碾碎还能反对军政府的一切。如果你到坟墓里去做反对派，他们才会变得和蔼起来……在此之前，清洗是凶残的。宵禁一开始，D.I.N.A.警察涂着黑白人字斜纹的雪佛莱军车就在D城的街上窜来窜去，在静静的黑夜中抓嫌疑犯。大部分抓来的嫌疑犯后来都消声匿迹了，踪影全无。只有一个人，N.里德将军，国家元首，有权反对D.I.N.A.。

他难得使用一次反对D.I.N.A.的权力，D.I.N.A.是他创建的。

胡子青年又回到卡洛斯·热拉尼奥身边：

“你打算怎么办？”

卡洛斯摇摇头：

“不知道。还不知道。”

昨夜，他睡着后做了一个梦，梦的是将来：两天后，他离开智利，随着一大群流放者去委内瑞拉。麦嘉莉最终被释放了。他们在墨西哥相遇，或在古巴，或在其他地方。他们在阳光和煦的沙滩上亲吻。想着想着，他双眼充满泪水。他重新看到那株可憎地插入她下腹中的仙人掌，人死了都不放过。

“战友们！”胡子说道，“革命最终要胜利。振作起来！”

卡洛斯默默地摇摇头。此时此刻，他才不在乎什么革命呢。

对麦嘉莉来说，再也不会有胜利了，才23岁她就去了，还是在受尽地狱般煎熬之后。猛然，决心驱散了失望。该轮到让他让敌人尝尝酷刑的滋味了。他转过身，眼中仍闪烁着泪花，对胡子说：

“你说得有理，路易斯。我们一定胜利。”

他不会去坐等杀人犯。他要战斗，要复仇。

穿过客厅，他又来到餐厅，蹲在自己的被褥旁，取出一只装满文件的栗色皮口袋。现在，这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

*

“蠢猪！叛徒！呆子！”

耳光落在胡安·普拉纳的脸上，痛楚地反射出回响声，终于把他的酒给打醒了。那顶漂亮的白礼帽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任由舒尼奥上校的皮靴踢来踢去。上校狂怒的脸色像猪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在这个立正站在办公室正中的小个子警察身边转过来，转过去，抽他的耳光，咒骂他，用脚踢他。1米55的胡安·普拉纳全身上下顺从地随着雨点般的拳脚摆动。这个警察饱尝了一顿拳脚却一声不吭，深深地低着头。开始，他原打算向他的上司说，他干的并不是个有意思的职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拷问一个女人，着实是遭罪，烦

燥异常。要不是那些没收来的威士忌酒，他根本坚持不住……但对于他在意大利使馆开的那个小玩笑，他只是低声嘟哝了几句平淡无味的解释。他太清楚这个玩笑可能引起的结果了。这回酒醒了，他开始忖度这次疏忽大意，差一点感谢起上校的这顿耳光。

上校走到他跟前，唾星四溅，沾满了小胡子：“你听着！臭猪。要是这家伙从我们的手心儿里溜了，我就把你栓在绳子上吊进麦哲伦海峡的水里遛遛，直到把你活活冻死……现在，你滚出去，给我接着干。”

胡安·普拉纳捡起礼帽，把瘪进去的地方一一弄平。在智利最南端，军政府的士兵们用绳拴着嫌疑犯浸到冰冷的海水里，另一头拴在直升飞机上，以此寻开心，直到把他们冻死。他可没有丝毫愿望去享受这种待遇。他还要熬几个通宵拷问嫌疑犯呢。

第 二 章

一位少妇突然出现在横贯俱乐部的甬道上，停了片刻，审视了一遍露天座上的人。

她有一股豪华嘻皮士的劲，脚下一双木底皮鞋，鞋跟是不能再高了，肩上搭一个布质褙裙，腕上戴一块精工运动表。褪了色的牛仔裤勾勒出那纤细的腰肢和滚圆的臀部。头发系成

一个髻，微翘的鼻子显得有点傲慢，上身着一件真丝长袖衬衫，这一切都提醒着人们她真正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经过马尔科身边时，她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显得好奇又意味深长，像似挑逗，接着越过六七位垮了台又颇受尊敬的老先生——智利人把他们叫做“木乃伊”，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马尔科感到后脊梁一阵愉快的寒战。自从那天晚上到了D城，他就发现这里的女人凝视男人的那个劲真是寡廉鲜耻。这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的女人可大不一样。这女人一双金黄色的眼睛，并不引人注目的优雅，举止带着点儿野气，既非漫不经心，也不神色紧张，可谓恰到好处，这些还并未说明她的一切。马尔科不情愿地掉过头去。既然如此，唉！还用到世界尽头去过腐化堕落的日子！

“她太迷人了，对吧？”约·维亚维拉注意到了这一幕。

“委实令人爱慕。”马尔科承认。

“莱昂人”^①俱乐部是巴雷奥·阿尔托这处D城豪华住宅区中的一颗明珠，而这位不相识的动人女郎融进这里奢华且古香古色的气氛中，竟和谐得天衣无缝。俱乐部大厅里的布置绝对是英国式的，服务无可挑剔。从厅外露天座脚下，伸展出一片高尔夫球场，装修的豪

① 莱昂，智利的一个省。

——译注。

华无比。是这个悲惨城市中的一座珠光宝气的小岛。瞧，就在一公里开外，穷人们为了买一点陈面包，无望地试图赶上狂奔的通货膨胀率，连自己最后一块猎物也卖了。就像昨天晚上军政府发言人庄严地宣布的一样，经济形势有了巨大进步，通货膨胀率已从 500% 降到了仅仅 375%。

一位男侍走了过来，审慎而惶恐。因为只有新制度的权贵们才经常光顾此地。

“Pisco-sour 怎么样？”约·维亚维拉问道。

这是智利的开胃酒，是一种无色透明酒精，加冰块后用。马尔科赞同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 D 城的站长，一副好像刚刚在嚼东西的马脸一样过大的下颌，把他那张削瘦的脸弄得不成比例。鼻梁上架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走路有点笨，看上去倒像一位离开了学校的教授，他似乎对 D 城了如指掌。在机场，他的名字曾创造过不少奇迹……一辆司机座无顶盖，并与客座隔开的老式小汽车在机场等着马尔科，直接把他拉到市中心带赛马场的老希尔顿饭店，饭店正对着前总统殉难的金币宫，那儿还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自前总统殉难以后，便无人居住了。

站长的汽车是一部怪物：一辆外型同任何轿车都不一样的黑色林肯大陆牌汽车，是中央情报局花了 4 万 5 千美元专款在福特汽车公司

特定的。车窗的玻璃有3公分厚，抗得住自动武器顶着窗户连续射击。方向盘下有个按钮，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使车子外面布满干冰。更为令人观止的是汽车后部。车顶用4个可爆铆钉固定的。只要压一下任何一个扶手，车顶就会炸飞，后座椅就会自动弹射出去……这是为防备汽车打不开车门的情况。有了这些装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站长就能放心地出门了。

约·维亚维拉立即在美国大使馆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马尔科，这处办公室古怪地藏城中老希尔顿饭店对面一座丑陋的建筑物中，占着16到20层。一块硕大的铜质牌子装点在大门口：“野生生物基金会。”对外，约·维亚维拉在智利的工作是研究如何保护正在消失的野生生物……

他也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

他对马尔科的热情堪称楷模。西半球处的处长米歇尔·巴勒通知马尔科：D城站的站长会就地告诉他任务的内容。昨天晚上，约·维亚维拉却显得含糊其词，向马尔科打保票说完全不急，次日再说。

D城是个奇丑无比的城市，是底特律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烩，但见那凄惨、浑浊的街道，空荡荡的店铺，高大发黑的建筑物。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低，白天的混乱和夜晚铅一样的宁静形成强烈对照。

由于时差关系，马尔科有些失眠。子夜，

他从窗口观察着金币广场，空落落，冷清清，静悄悄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那电视台未完工的高大的塔型建筑上，闪烁着万点红灯。

这是庞贝。

宵禁开始后，自交通停下来起，D城就像叫人盖了一张铅质的大顶盖，笼罩着恐怖。白天，饭馆里都没人。

就像富翁们愧对自己战胜了前总统似的……在马尔科的眼中，“莱昂人”俱乐部算是最愜人意的地方了。侍者一走开，他就问：

“您在的时候，前总统……”

约·维亚维拉使劲地摇摇头。

“不，不。我来了才8个月。整个人马都换班了。”

马尔科冒昧地一笑：

“代价够大的吧？”他问。

约·维亚维拉抬起天真的目光：

“什么？”

“推翻前总统呀。”

美国人似乎被深深触怒了，他反驳道：

“您可要知道，人们描述的一切并不全是真的。我们并没起很大作用。我们只不过是‘动摇’一个严重侵害美国利益并使这个国家走向灭亡的事件中助了一臂之力。什么都极缺。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个时候在D城呆过，出门时连牙膏都不得不放进饭店的保险柜！那时，